



大學原解

下



951  
3

仁說附錄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註集註解不可為不能極是晦庵一說不可解之物戎御囊用之今按古文不可不能有利  
然而別者有通而用之者不可拘泥論語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儀言不能領奪其志也又正夫不可奪志也子思言不能移奪  
其志也孟子重而不可知之謂神靈言聖人之德神妙無方常人之所不能測知也集註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是也左傳隨  
未可克也桓公不能克也宋成未可知也同軒不能知也又引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集註九不能為也西齋實言不可償也  
嗣軒不能償也又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嗣軒不能得也又不可教訓不可盈厭使軒言不能教訓不能盈厭也大學有斐君子終  
不能也先泰古又解不可為  
昭著者也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以  
離為不可也是正義也伊藤維  
楨以不能解之是非中庸本義  
然其所說與孟子所謂夫道  
若大路然相通其言亦妙矣

大學原解卷之下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學

男

如晦李明同校

福祿天瑞

解釋齊家治國章第十一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其家人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家者人也人者國人也不可教者不能教也

不可不能之通論語大疏仁說附錄詳之

不能教其家人而使嚮道志仁焉能使國人變化

遷善焉是古今所無也首章云其所厚者人薄而

其所薄者人國厚未之有也。言此義也。孟子有言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家教家人之本。唯是在身而已矣。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慈者左傳文以慈子孝之慈。本篇為人父止於慈之慈。言愛子也。非慈愛百姓備之義。賈誼新書親愛利子謂之慈是也。

是言家事與國事本無二理。在家孝於親是乃同於在國忠於君也。是故古人有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也。在家悌於兄是乃同於在國順於長也。

在家慈於子。是乃同於在國愛育衆庶也。是故教家人與教國人。又無二理。能教家人者。是乃能教國人者也。是乃家齊而國治也。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舜之刑于二女。所以治天下也。文王之刑于寡妻。所以御家邦也。人君家齊則國治。非齊家之外別有治國之術也。何邪。人君家齊則兆民觀感而化。是乃家齊而國治也。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此章言孝弟慈者。言家事國事本無二理耳。雖然。孝弟慈三者。聖人明德所脩身而得之也。唯此三

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孝經以孝事君則忠以弟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又云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論語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曾子立孝孝不能事君弟弟能事長曾子立事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由仕也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故為善必自內始也皆與此章相發明

德可以教家人矣。又可以教國人矣。是亦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事也。  
家事國事無二理者。古人多言之。九經談詳之。康誥曰。如保赤子。保赤子。慈也。心誠求之。赤子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康誥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保赤子。愛子之慈也。保者。愛也。愛民如保赤子。愛民之仁也。此文承上之慈者。所以使衆也。起下之一家仁。其文之精妙。其引書之精巧。非它書之所企及也。  
古今婦人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然及其生子。則中心慈愛之誠。求赤子之意。能中其嗜欲。雖有

不中。又多不遠矣。是喻未有學仁民而后仕者也。唯其在家而慈子之心。是乃所以愛育衆庶也。中心愛民之誠。求民之情意。則雖不中其嗜欲。不遠者也。孟子所謂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能求民情者也。是引書而言。在家慈子。與在國仁民。無有二致。再言家事與國事。本無二理。而起下文一家仁。一國興仁。豈非引書之精巧乎。又豈非屬文之精妙乎。  
朱子不解此節之旨。曰。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是真之邪。書燕說。  
一家仁。家齊也。父子相親。一國興仁。國治也。一家讓。家齊也。兄弟不爭。

一國興讓。國治也。一人貪戾。齊家不一國作亂治。國不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仁者親愛恩惠之德。言厚親親之恩愛也。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親親仁也。是也。論語。君子

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是其義也。讓者推與不爭之德。如兄弟相讓之類。是也。論語。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不單也。謂之懿德。爭善也。謂

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襄十年。文元年。又云。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昭十年。文元年。又云。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昭十年。文元年。又云。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

人君之家。篤於親親。則百姓亦敦睦親族也。人君

之家。義讓不單。則百姓無訟鬪爭奪之事。是皆家齊而國治也。

一人謂君也。貪者貪利也。戾者戾善也。人君貪利而戾善。則姦人得志。聚斂而賢人黜遠。善人雖欲

國治。其可得乎。機者弩牙也。發動之所由。僨者覆敗也。鄭伯之車。僨於濟。左傳。僨於濟。

一人定國。無論古之聖王明君。伊尹周公在後世。如霍光孔明。亦是也。一言僨事。如荀鼎。陽亭一言。晉室以亾。如徐世勣。陛下家事

一言。唐祀中絕。可畏之甚。家國仁讓之義。及貪戾之反仁讓。又仁讓言家。而

晉書賈充傳侍中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充既出外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餒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百安告勗曰是行也諱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願駕而自留矣獨有結即子西晉吟福在夕陽亭一語

唐高宗永徽六年上欲廢皇后王

成之韓石之立無思遠良之死  
唐室中絕皆勤之由其禍豈  
不博哉太字以勤為忠託孤  
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  
哲惟帝其難之信哉  
仁讓言家貪戾言人定國言一人  
儂事言一言言善之難而惡之  
易也太甲與治同道無不興與亂  
同事無不亡治言道亂言事與  
此同

作亂言一人定國言一人而儂事言一言皆明惡  
之易而善之難也九經談詳之  
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見善之難進也故慎之坤之  
初六履霜堅冰至見惡之易長也故戒之惡之易  
而善之難作易者其有見于斯與大學同  
堯舜帥天下以仁家齊而民從之國治也桀紂帥天  
下以暴家不齊而民從之國不治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家不齊國不治之民從之  
是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帥者以身帥先也論語  
子帥以正之帥民從之者從之而為仁為暴也非  
服從之義揚雄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

九經談韓非仁者慈惠而輕財者  
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仁暴  
對用與此同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樂記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  
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  
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  
也網衣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  
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  
民之表也與此章相發

比屋可誅是之謂也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  
厲興則民好暴亦此義也  
大學對言仁暴孟子對言善暴仁善之通是其  
一微也  
仁者愛育也暴者殘虐也仁暴反對九經談載之  
其義則仁說要義具焉又按韓詩外傳民勞思佚  
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是亦仁暴對用  
淮南子曰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凡政  
令之行在上之身自帥先也上好權詐而以忠信  
令其下上好華侈而以儉朴令其下沈酒酒色而  
制下之淫泆所令之反所好民不敢從者是無它

也。無推己及人之怒也。且也。堯舜之仁。固無論已。桀紂雖暴。民猶能從之。而暴者。桀紂之暴。出乎天性。誠也。誠之化人。如此。所令之反。所好。偽也。民焉從之乎。是不誠之令。不及桀紂之暴也。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德非至誠。其焉得新民乎。其它詳于九經談。

是故君子有諸己。善而右求諸人。無諸己。惡而右非諸人。所藏乎身。德不怒。而能喻諸道。人者。未之有也。君子之道。己有德善。而責望人之有德善。己無過惡。而非亦人之有過惡。是亦推己及人之怒也。己之淫泆。而責人之流蕩。是韓愈所謂同浴而笑裸

祭統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春  
秋緊露夫我無之而非諸人或有  
之而謂諸人之所不能受也其  
有諸已非諸人無諸已非諸  
人如是言諸退之人也君子有  
之已不難非之人無諸已不難  
於此章之旨矣

程者。非教之道也。有諸之有。似有邦有家之有。家語。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顏淮南子。是故有諸過己。不非諸人。無諸善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主術又云。無諸善己。求諸上人。古今未之聞也。繆稱亦此義也。其他詳于九經談。所藏乎身者。言德也。戴記。德也者。得於身也。鄉飲得於身。藏乎身。其義一也。現。就日。繫舜。君子藏器也。明矣。怒者。推己及人也。有善於己。然後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正人之惡。是推己及人之事也。

以己所好之善。為所令之法。是亦推己及人之事也。己不好善。而以善令群下。是非推己而及人也。民焉從之乎。是故無推己而及人之德者。能曉道於人。是古今之所無也。是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又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未之有也。喻。曉也。諸字指道。此一節所主在恕一字。為下章絜矩之原本。

故治國在齊其家。

是一結也。堯舜以下言不誠。則民不從。不恕。則不能喻人。能誠能恕。可以齊家矣。可以治國矣。雖然。其實則不切於齊家治國之義。是故下文引詩再

言齊家治國之義。極其切當。此章實有二章。其有二結語。為此故也。

帥者身自帥先也。身先行之也。是誠也。是故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者。身不行之。而使人行之。是偽也。是故民不從。誠偽之分。民叛服之所係也。以民不從。照應二之民從之。以言誠偽之分。作者所用意也。古人解之。唯用力於恕一字。不鮮。誠偽之分。可謂疎矣。

詩云。挑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教國人。應章首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說君子



大心說文作枝曰枝木少盛貌  
御風凱風篇棘心夫々

述而子之燕居申之如也夫々如也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二節亦同。

禹貢厥草惟夭。偽傳少長曰夭。毛萇曰夭夭其少

壯也。朱子曰少好貌。按嫩枝條暢之貌。以比女之

少好。論語申申夭夭亦此義也。秦纂朱子曰美盛

貌之子是子也。指所嫁之女。公羊傳婦人謂嫁曰

歸。年隱二上二句是比。下二句為賦。此詩首章曰灼

灼其華。以比容色之光麗也。次章曰有實其實。以

比婦德之盛美也。至於三章則曰其葉蓁蓁。以比

婦功婦藝之盛也。

古稱家人。父子兄弟夫婦也。或及親族。周易家人

象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矣。家人之稱。可以見矣。五倫之道。君

臣。朝廷之禮也。朋友。鄉黨之交也。其三在家。五倫

三處。三倫一家。所嫁之女。互其家人。言能事家人。

無不得其宜也。能事其夫。夫婦之道也。能事其舅

姑。父子之道也。能交其妯娌。兄弟之道也。雖然。本

篇所引。不獨言此義也。人君之遇家人。無不得其

宜也。父子之親。兄弟之叙。夫婦之別。其它凡百家

事。皆得其宜。如此然後可以教國。人為雍睦之化

矣。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乃此義也。

是家齊而國治也。

左傳。蔡昭侯入於家人而卒。言匹夫之家

大學原解卷下

八

廣雅兄弟之妻相呼曰妯娌。又長婦謂相娣。弟謂相娣。皆曰娣。正言兄弟之妻相娣。皆曰娣。

偽傳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  
恭事其兄是不恭為人兄亦不念  
維子之可哀大不富友于弟是末  
友

也。史傳多言家人父子。家人兄弟。原左傳耳。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宜兄。恭悌也。宜弟。友愛也。周公曰。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周公此言能使人懷然兄亦不念鞠子哀。大

不友于弟。康誥。周公此言能使人慘然太史克曰。兄友弟恭。左

是也。人君能友悌兄弟。無不盡其宜。而後可以教

國人。止閹牆之爭矣。是家齊而國治也。

蓼蕭之詩。宴來朝諸侯之詩也。而其稱諸侯之美。

無一語及治國安民。唯稱兄弟友愛。曰。宜兄宜弟。

令德壽凱。其旨深矣。凡富厚之家。易生兄弟之爭。

爭則亂。天下國家之亂。多生于此。故孔子稱泰伯

左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  
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  
宣公人曰先君穆公也魯人  
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  
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寧人  
雖死無悔焉對曰厚臣願奉  
馮也社曰社稷公曰不可先君以  
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  
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先  
先君之令德可不廢乎吾子其無  
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  
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  
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  
之命以義夫殤公曰微受命咸宜  
百禄是荷其是之謂乎

之讓。以為至德。稱夷齊之讓。以為得仁。而其作者

秋。始於隱公者。稱讓弟之德也。開卷第一。書云。鄭

伯克段干鄩。見兄弟相爭之害。至以亂其國也。左

氏亦知之。故稱宋宣讓弟之美。以為知人。以為義

命。司馬遷非知道者。然猶以泰伯為世家之始。以

伯夷為列傳之始。有得於所傳聞也。兄弟相讓之

利。相爭之害。治亂之所分。豈不亦信乎。周公明知

此理。故作此詩。於宴諸侯。歌之以戒之。其旨深矣

哉。嗚呼。如我天朝。保元之亂。兄弟爭位。而至武人

干。大君。元建之後。南北爭位。而四郊多壘。至于足

利。細川。兄弟相爭。戎馬生郊。神京荆棘。每讀此詩。

曹風鵲鳩篇前章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鄭箋儀義也又本章鄭箋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三言任為侯伯集傳嚴解解儀為威儀

洪範民用僭忒偽傳下民僭差國云忒也洪範又云占用二術忒

未曾不慘焉流淚也。又知周公神智之遠。未曾不欽襟而起敬也。讀此書者。亦當知此義。三復而致思焉。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左傳有儀可則。謂之儀。襄三十一年十言父子兄弟相遇

之法。可為民之儀表也。忒。周書僭忒行忒之忒。

差也。人君父子之親睦。兄弟之友愛。無一毫之差。

忒。足以為天下儀表。而後萬民取法焉。是亦家齊

而國治也。人君所行。有毫釐所未盡者。如日月之

食。不可得掩。萬民仰瞻。而指斥之。畏其勢威。雖口

不言。而腹誹之。又焉取法乎。可畏之甚。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於齊家而治國之義。最切當矣。盡前節之所未盡之意。

上文一家仁。以父子相親為主。是父子足法也。一

家讓。以兄弟不爭為主。是兄弟足法也。然後一國

興仁。一國興讓。是民之法之也。上文二節。皆此意

也。大學文辭精密纖微。非深致思。不可得而解也。

周道之衰。文武之澤已竭。夫婦之道先亡。而白華

之刺興焉。父子之息薄。而小弁之刺興焉。兄弟之

愛薄。而角弓之刺興焉。三綱亡。而人道滅。與禽獸

詩序白華國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褒姒為妾。以申后為王。弗能治。國人為之作是詩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角弓刺幽王也。太子不親九族。而好讒。侮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孟子告子下。小弁之親親也。親親之過大而不怨。是不可廢也。

夷狄無異。於是諸侯背叛。犬戎犯闕。幽王死。而宗  
周滅。天下存亡。唯在家人之齊。與不齊。而齊家之  
義。以夫婦為主。孔子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  
子。而後有兄弟。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  
皆此義也。本篇先引桃夭之詩。亦以此義也。講此  
章者。不可不知此義也。

周易家人。說婦道曰。无所遂。在中饋。小雅斯干。  
說婦道曰。無非無儀。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婦  
道如此。北雞之晨。毫社以屋。哲婦長舌。周道茂  
草。可畏之甚。

右第十一章

此詩見大雅思齊  
哲婦成城  
哲婦成城  
又云  
哲婦成城  
長舌維厲  
之階

解釋治國平天下章第十二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恕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如孟子。老吾老。幼吾幼。上老字長字。尊敬也。與朱  
子曰。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極是論語。興於詩。詩  
可以興。及興仁興讓之類。皆感發也。孤者。矜寡孤  
獨也。以一兼三。言其一者。整齊句法耳。養老序齒  
燕毛之類。亦老老長長之一端耳。其實。則人君之  
家。能尊養老人。則民感其德。而奮發務孝。能敬事

長者則民感其德而奮發務弟。上恤於寡孤獨則民感其恩不敢僭叛。朱子所謂家齊而國治也。又是德明而民新也。

絜矩。恕也。上之三言言上率而下化也。與絜矩如不相闕。文義亦如不相接。而其實則能相貫通。何也。上率而下化。捷於影響者。人心之有所同然也。推己而及人。而人皆悅服者。亦人心之有所同然也。如使入之心。我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也。雖上率先以孝弟。民焉與孝弟乎。雖推我心而及諸人。人焉悅其恕乎。人心有所同然。是故上率則下化。我恕則人悅。是絜矩之所以承三言之後也。

上恤孤慈也。前章言孝弟慈。此章亦言孝弟慈。而其義自別。前章言在家孝弟慈。同在國忠順仁。家事國事。本無二理。有自家而推及國之義。此章則言。上有孝弟慈。則下亦孝弟慈。上率而下化。然。是亦有自家而推及國之義。既知其所以異。則又知其所以同。精義妙理。非反復致思。則不能察也。推我敬老之心。使民敬老焉。推我敬長之心。使民敬長焉。皆是推己而及人也。非恕而何。

鄭玄曰。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孔穎達曰。君子於天下。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朱

莊子人問世  
匠石之齊  
至乎曲轅  
見標社極其大  
蔽牛系之百圍

子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今按左傳絜瓶之智。絜挈通用。則提挈規矩也。猶言執持矩法也。以絜為度。則量度之法也。矩法非它。唯我心也。孔子曰。能近取譬。取譬於我心也。以我心為矩法。以付度他人之心。莫不的當也。為挈持矩法。亦可為付度之矩法。亦可。元李治不服鄭朱二說。於朱說。最極醜詆。其自為說曰。絜直當作挈字讀之。矩者。正方之具。物有四隅。吾挈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註古今是亦未為精明也。如近世以深衣之制解之。附會穿鑿。固不足辨。所惡於上。仁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敬母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所惡於上。不仁也。己使下。不以不仁。所惡於下。不敬也。己事上。不以不敬。是以君臣上下而言。前後如仕宦之先後。後輩及坐立之前後。是也。左右如鄉隣之東西。及坐立之左右。是也。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曰。不欲。曰。不願。曰。所惡。是皆同義。雖然。己所欲求。施之於人。亦是恕也。孔子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又曰。所求乎子。孝以

事父。所求乎臣。忠以事君。所求乎弟。悌以事兄。所求乎朋友。信先施之。是也。淮南子。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繆稱是亦恕之義也。世儒或以為限所不欲。拘泥之甚。

鄭玄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此言極是人君施政。能忖度民情。則自無忤忍貪得之舉。至一夫之無不獲其所。是真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也。

○好惡好賢人君子。惡小人。不肖。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子好之。民之所

釋樂者。愛之反。凡雖知其善。不能從之。雖知其惡。而不能去之。者。惡也。君子善其善。惡其惡。而不以前後左右易其則。是其心樂而不憂。

表記子曰。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也。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本書下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拊人之性。當此。則天下與之。唯仁人放流之。道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里仁子曰。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簡子議。仁者愛人。故惡其所以害之者。

惡。小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與凱弟君子。大雅。嘉樂君子。上同。樂言安。

樂。其德能為民之父母。無危亡之憂。所以安且樂也。物茂卿曰。民樂之也。果然。凱弟亦民凱弟之手。

其愚妄可笑。

民之父母。子育百姓也。表記以為仁者之事。見下文。則大學亦為仁者之事。詳見于仁說要義。

舉陶謨。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明喪。自我民明威。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由是觀之。民之所好。乃天之所命也。

民之所惡。乃天之所討也。人君奉天命。代天治民。

不得不順天應民也。且也。民心有常。不誤好惡。大雅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周易家人。父母與家人。同其好惡。齊家之義也。人君與庶民。同其好惡。治國平天下之義也。天下亦一家也。君者。父母也。民者。子也。故與民同好惡者。此之謂民之父母。

孟子。梁惠。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與本篇全同。蓋取本篇者也。

中庸云。為政在人。順孟子云。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治平之道。本無它事。唯在用人耳。好賢而用之。惡

不肖而屏之。與民同好惡而已矣。是故。此章至德財之辨。好惡二字貫之。與民同好惡。是好惡之正也。與民異好惡。是好惡之不正也。廢民之好惡者。玄宗廢棄張九齡。而用李林甫。遂致兩京覆沒之禍矣。神宗黜遠韓琦富弼。而用王安石。遂致神州陸沉之禍矣。次章所謂辟則為天下僂者。是也。好惡之正與不正。係存亡興廢之數。不可不慎也。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忖度民心。體察民情。是亦絜矩之道。推己而及人也。此章推人而及己也。以彼而正我也。是絜用絜矩者也。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左隱元年公薨莊曰制巖邑也  
制巖焉杜曰制叔東君也  
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  
公羊傳三十二年穀之巖巖文王  
所遊風雨虛  
穀梁傳三十二年巖巖之下  
魯頌閟宮泰山巖巖之魯曰邦所  
召詔用顧畏于民若  
洪範人用側陋僻民用僇心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  
之。所惡勿施爾也。以此解之。固無不可者。雖然。作  
者原意。在于好賢惡不肖。下文明白。則不得為別  
解也。

詩云。節。截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  
國者。不可以不慎。好辟好惡則為天下僂矣。吳山

節與截通。高峻峭絕貌。南山。終南山也。巖。與巖邑

傳巖嶮。羊公書周之巖同。險峻貌。辟。洪範側頗僻

之僻。偏僻而不公正也。僂與戮同。辱也。

南為陽明山。高頭也。升陽明尊頭之位。是稱南山。

殷其雷南山。殷紂也。南山崔崔。齊風齊襄也。南山朝

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殷其雷在南山之下...  
齊風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經之...曹風候人曹兮蔚兮南山朝齊

齊。曹。曹諸大夫也。此詩南山。太師尹氏也。是詩之  
比例也。此詩上二句比。以下為賦。截彼南山。比其  
富貴不可企及。截然實為升陽明高頭之位。太師  
尹氏也。維石巖巖。石者。山之所固有也。勢威者。貴  
顯之所固有也。故比其勢威赫赫也。故下文承以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萬民仰瞻。善之與惡。不可得  
掩。十目猶不可掩。况萬民具瞻乎。可畏之甚。  
慎者。慎好惡也。好賢惡不肖。與民同好惡。是好惡  
之公正也。辟。偏僻也。邪僻也。好姦邪。讒佞而惡賢  
良。忠直。狗一己之私。而不能與民同好惡。是辟也。  
無論亡國之君。如德宗。不能委任陸贄。而悅盧杞。

裴延齡真宗不能委任王且寇準而悅丁謂王欽若皆是也。小則播遷蒙塵大則身弑國亡。要皆天下之大辱也。  
下文承此二節而結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反上節。而此節所謂辟也。又曰。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所謂辟。則為天下僂矣也。  
鄭玄曰。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如不知大學原義。逐文生解。則所解如此。無不可者。質書所謂弗慎厥德。雖悔可追。五子之歌是也。如知大學原意。則所解如此。文雖不通。朱子曰。

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繫拜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是真知大學原意者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大雅文王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儀與宜通。峻詩作駿。同。高大之命。謂天之命為天子也。不易言不易保也。大雅。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大周書天命不易。天難諶。君偽書。天位難哉。太甲皆言天命天位難保也。其義皆同。鄭玄曰。天之天命。持之誠不易也。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言殷家未失天下之衆。自

成湯至于帝乙。多士其德能應上帝之意。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言及殷紂為虐。不應天意。民叛國亡。宜以殷為監戒。天之天命。固不易保也。自成湯至于帝乙。其德應天。故能保其天命。而不失其衆。及紂之身。其德違天。故失其天命。而衆叛國亡。是所宜以殷為監戒也。周公作此詩。以戒成王。其味深長。有諷玩不可得盡者焉。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言好賢惡不肖。好惡與民同。得好惡之公正。如上文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能得衆廢之心。而不失其國家。是能應天意而保天命者也。如惡賢好不肖。好

惡與民異。不得好惡之公正。而徇一己之偏私。如下文所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失其衆心。而亡其家國。是違天意而失天命者也。是承上文兩節之意。言好惡之公私。為得失之効矣。民之父母。好惡之公者也。為天下儆好惡之私者也。此節承上二節。言得失之効也。

配天配帝諸義

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左傳。少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配祭祀。是一義也。近儒不學經。而唯知孝經。故每見經傳配天配帝之語。概為配

祭。解大學所引亦然。寡陋之甚。莊子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天王位配天。言立為天子也。戴記。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統祭是其徵也。周書。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君陟字。周書有兩義。故是有二說。一說。殷自諸侯之禮。升為配天之王者。既多歷年。是與莊子同。是一義也。朱子曰。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是王位之說。用此義也。左傳。山嶽則配天。莊二十二年。言山嶽之大。其功比天也。是一義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文。鄭玄曰。后稷之功。能配天。后稷播殖之功。能同天功。故周人祭之配天。是所以配中。庸論天。

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傳。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展國示。  
又。殷之末。衰師。克配上帝。  
師。也。殷自紂。父之前。未衰。天下。

下至聖云。故曰配天。董仲舒曰。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故曰。聖人配天。章句。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是與文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同。言聖人之德。合同天地也。是一義也。周書。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昭大雅。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文。周書。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士。此與詩同。是皆言脩德善政。能應天心也。配天。其澤者。上能應天心。下能恩澤萬民也。配猶應也。大雅。克配上帝。脩德應天心也。上文。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其義可見。太甲。質書。雖然。魏晉之人。猶知此義。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脩德應天意也。是一義也。毛萇。鄭玄。解大雅配命配帝。

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七十六字當入是故君子有大道之上如此則引詩云般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愛則得國失愛則失國引康誥云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二節文理相屬不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生財有大道一節文理亦相接不分極覽德性錯簡無礙且此一章曰孝弟曰絜矩曰德財曰仁曰義利而此大要則曰德義利之兩端而如此改正則二者判然辨別雖愚者可知其然否則二者間見互出雖明者不易得知大學之文本自明白特於此章雜然如無頭緒然豈其然乎予故漸為錯簡無疑

九經

曰能配天而行言應天而行也鄭玄解本篇曰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言其德行應天享天順天意故天亦安其祭祀也兩漢之時猶不誤其義朱子猶誤解之况茂卿之輩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命不于常承上文峻命不易得失承上文得失吻合符同間不容髮舊本錯在貨悖之下朱子不改正之今改之辨見九經談天命不常峻命不易保語意如貫珠豈可隔之在數簡之後乎善者衆善之統名雖然此章所主在好惡之字指

天命言好惡公心則得天命得天命則得衆而得國湯武是也好惡偏私則失天命失天命則失衆而失國桀紂是也申言上文之意而丁寧反覆其意益深切矣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兩節之義也

大雅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文鄭玄曰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取大學解之康誥惟命不于常鄭玄曰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極偽書惟上帝不常祿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偽傳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妙本經則混詩書大學而作之傳文亦取鄭玄也偽書又

說文所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

云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  
九有以亡咸有德常者不易也靡常不常言天命之  
易易易是不特王公大人為然也雖士庶人亦然知  
天命之不常則慄慄然戒慎恐懼不敢慢然而輕  
忽又不敢侈然而放肆是謹身節用之本也又明  
明德之本也二節遠應顧命慎德亦應明德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者如周志左傳文鄭書同上昭二之類各國

古書也楚語趙簡子問楚之白珩王孫圉曰未嘗

為寶楚之所下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若夫

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齊景威王之言亦類于

是鄭玄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  
謂觀射父昭奚恤也是直以楚語為楚書過于武  
斷者也其實誤矣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此富亂臣十人是也古註據

偽武成及衛宏續詩序誤解之者非矣戴記不寶

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儒行逸周書維道以為寶寶典

皆此義也孟子曰寶珠王者殃必及身

是承上文善字善謂善人善人好惡公正之人民

之所好也寶用之者好民之所好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晉狐偃字子犯狐突子文公舅也亡人檀弓作壑

爾雅釋親母之兄弟為舅

何晏曰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  
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  
人是也  
朱熹曰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  
也  
偽武成大賚四海萬民悅服  
傳所謂周有大賚  
周頌賚賚續序來賚予也  
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鄭曰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  
亡在翟而蘇公薨秦穆公使子  
頭甲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  
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  
明不因喪規利也  
章句仁愛也

人同。文公時出止在狄。卒亡。皆失位亡國也。禮記鄭註  
是承上文寶字。語意全同。檀弓。晉獻公之卒。秦穆  
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  
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卒亦不可  
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  
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  
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於檀弓。則仁親者。親愛親也。此書。斷章取義。仁謂  
仁人。親謂親戚。或云。仁惠親愛二德。亦通。鄭玄以  
為親愛仁道。朱子以為愛親。皆非矣。  
下文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上文曰。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父母。仁人者。好惡  
公正。民之父母也。寶用之者。又好民之所好也。不  
寶金玉。而寶用善人。仁人者。能得天命。而得眾得  
國之人也。不寶善人。仁人。而寶金玉者。乃失天命。  
而失眾失國之人也。上應引康誥大雅二節。而下  
起德財本末。仁財義利之辨。文辭巧縱。非它書所  
企及也。先儒眩此寶字。而不改德財錯簡。此一章。  
好惡義利。間見互出。雜然如無統紀。豈可乎。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佞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是綱也。下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好惡公正之士。民之所好是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





鄭訓爾雅美士為彥。釋聖朱子曰通明也。○鄭玄曰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偽傳云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二解皆是偽傳為妙。物茂卿曰自其口出者口譽之也。言不啻口譽之心實善之非矣。果如此解乎。若字屬蛇足。凡人言有餘而實不足口之所譽倍蓰於心之所好是常人之常態也。此人不然心之所好倍蓰於口之所譽故曰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樂應如有容焉。如此之人實能容人之士也。○子孫句絕尚尚書作職主也。王充論衡引尚書曰黎民亦職有利

哉。刺黎民屬下為句是也。此人悅人之材藝尊人之通智進賢之善人而好惡公正之士也。上文所謂民之所好此等之人也。使之執政則不獨能保護穆公子孫也。一國黎庶亦庶幾乎蒙其德澤利益哉。○媚疾尚書作冒疾。偽傳蔽冒疾害以惡之。冒釋文謂說文媚大婦鄭玄曰妬也。按媚疾媚覆蔽也。下字略。如鳳凰之作鳳皇。攔杆之作攔干。又作攔干尚書妬忌也。○違之俾不通鄭玄曰違猶廢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偽傳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寔不能容。二寔字尚書作是。作寔為妙。寔也。此

句。照應如有容焉。其顏色容貌如有容久。雖然如此之人。則定不能容人也。○此人於人之材藝。則妬忌之。於人之通智。則壅害之。蔽賢之惡人而好惡失正之士也。上文所謂民之所惡。此等之人也。使之執政。則不獨不能保護穆公子孫也。必生變亂。使黎庶至覆亡危殆焉。曰與越同。語辭也。

孔穎達解媚嫉曰。掩藏媚嫉。疾以憎惡之。又曰。蔽賢蔽善之人。是混鄭註偽傳為一者也。其言極妙。媚妬本蔽冒之義。妬婦蔽冒美人。不使進也。妬臣蔽冒賢人。不使進也。蔽冒與嫉妬。非有二義也。古今姦臣。莫不妬賢忌能也。而李扞甫

秦檜為之渠魁也。

或曰。曰字助辭也。雖然於大學訓言為是。此一段以民之好惡為主。好賢惡不肖也。媚疾之人。君任用之。則危其國家。論語遠佞人。佞人殆。殆與此同。於君之用。此小人。庶民皆同口而曰。殆哉。殆哉。明言民之所惡也。此說頗巧。雖然黎民之有利。民之所好也。黎民之危殆。民之所惡也。不待黎民之言也。

此章主論好惡。而此節明言好惡二字。人君好能容之士。而用之。惡不能容之士。而舍之。是好惡之公正。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也。

釋辭則雖黎民亦知其國勢之危殆以謂之也。

是穆公選大臣之言。而以容不容為要。蓋古今之至言也。大臣寬容好善。則賢良進。而姦邪退。國欲不治。得乎。大臣克伐忌能。則尸祿冒乘者進。而俊傑逃。國欲治。得乎。鮑叔容管仲。而齊國以霸。子皮容子產。鄭國以安。若至後世。蕭何容韓信。漢家以興。房杜容王魏。唐室以隆。呂夷簡之籠罩韓范。亦以致慶曆之治矣。大臣容人。其效如此。故穆公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唯仁人放流之。經服十五百里媚嫉。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鄭玄曰。放。去惡人。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

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皇侃曰。逆猶屏也。釋朱子曰。逆讀為屏。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按漢石刻。尊五美。屏四惡。作遵五美。逆

四惡。以屏為逆。亦此類也。

舜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云。流共工於幽洲。放

驩兜於崇山。禹貢。要服二百里。蔡。同放。荒服二百里。

流。蔡與放同。左傳。殺管叔。而蔡蔡叔。定四年。蔡說文。

作繫。放也。放流。黜遠罪人之稱。有遠近之不同。

周禮。四夷八變。七閩。五戎。六狄。之人民。職方是與。

九夷。魯語。旅。明。同例。言東方四種之夷也。本篇

四夷。與此不同。言四方之夷也。詩序。四夷交侵。中

國微矣。六月與此同例。

媚疾之人妨賢而病民。民之所惡也。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好惡之公正。而無徇己之私也。乃上文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民之父母。乃仁人也。仁人乃民之父母也。本篇云。為人君。止於仁。孟子云。唯仁者。宜在高位。表記。說仁為民之父母。與本篇同。

孔子曰。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與本篇同。愛人。惡人。人之常情也。何故言唯仁人能之乎。愛惡出乎公義。而非徇乎私欲也。讒諂面諛。迎合君意者。君

非不愛之也。雖然是姦邪之臣。如唐李林甫。廬杞。宋王欽若。蔡京。古所謂民賊。而士民之所共惡者也。人君割愛而屏之。諫諍拂忤。格正君非者。君非不惡之也。雖然。是忠直之臣。如漢之汲黯。唐之魏徵。古所謂國之司直。而士民之所共愛也。人君決意而用之。果然。則其所愛惡。非徇己之私也。其愛也。曰。為民也。其惡也。曰。為民也。公諸天下也。是謂之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鄭玄曰。命讀為慢。聲之誤也。程子曰。命當作怠。按

命云先蓋近字之誤見善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  
能退退而不能遠正相對成文  
近字古文作𠄎篆書作𠄎先  
字篆書作𠄎兩形相似因而  
致誤耳

於字義慢為切當。慢易於字形。急為疑似。不切吾  
姑從伊川矣。

鄭玄曰。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  
也。

先者。進之使在己先也。是不必論資格之先後崇  
卑也。唯使君能用之。在己之先焉。是先也。如鮑叔  
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是也。或云。孟子後其君  
又後義而先利。後者不急也。雖薦賢者急於營己  
而不急於用賢。是不能先也。

古今解此節。皆為人臣薦賢之事。以先之一字  
也。如先字為不急解。則可以為人君之事矣。

章句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  
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

朱子曰。是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極是。是知好賢而  
惡不善。好惡之心。非不正也。雖然。不先不遠。不能  
盡好惡之道者也。孟子所謂有仁心仁聞。民不被  
其澤之類也。不能遠者。乃應上文。進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也。

命也。此事不可委之命。故鄭氏讀  
為慢。伊川改作急。特陸佃曰。莫  
非命也。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  
觀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  
過也。見于宋。律。是為互文。而解其  
巧。

山陰陸佃解之。命如字。命與過。為互文。說載九經  
談。今不詳之。不舉不先者。過也。不被舉者。天命之  
奇薄也。不退不遠者。過也。不被退者。命分之厚也。  
賢者不遇。宜樂天安命焉。人君之過。不可委之於  
命也。雖然。賢人之不見舉。倭人之不見退。實係國  
家廢興存亡之運命。非人力之所得而為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鄭玄曰。猶危也。朱子曰。逆也。今按。悖戾也。

人性有常。好善而惡惡。是天下之通情也。古今之常性也。今於人所惡之惡。則好之。於人所好之善。則惡之。是悖戾古今之常性者也。小則不免刑辟。大則至于覆亡。無論桀紂幽厲。後世亡國入主。敗家子弟。皆是也。朱子曰。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兩節言不仁者。極是。

左傳。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昭二十八年。引。偽書。簡賢附勢。定繫有徒。仲虺。哀弊之俗。實如

偽傳簡賢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變多有徒。惡無道之世所當

此。末世好惡。不可必信。雖然。大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至要其歸。則人之好惡。未必不正也。

此段首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辟者。拂人之性也。為天下僂者。菑逮夫身也。此一段論好惡之公不公焉。治國平天下之道。唯是好賢而用之。惡不肖而遠之。如是而已矣。中庸云。為政在人。人指賢人。民之所好。即是也。此段反覆所言。不出好惡之義也。故段首段末。相喚應者如此。朱子亦能知此義。然不改錯簡。故其所解。不能明暢也。

絜矩。恕也。恕之為德。推己而及人。推人而及己。要  
是忖度體察之事也。好惡一段。推人而及己。倒用  
絜矩。固也。雖然。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亦是能  
忖度民心。體察人情。恕之事也。是故絜矩二字。實  
貫通此一章者也。

德財仁財。義利之辨。

以下論財七十六字。舊本簡錯。在引大雅與引康  
誥之間。好惡論財。間見互出。雜然如無統紀。文理  
紊亂。極不穩帖。且也。峻命不易。惟命不于常。文理  
相屬。是豈可斷之乎。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文理相屬。又豈可分之

乎。舉賢退不肖。其本在人君慎德。文理相連。語意  
相接。好惡拂人之性。與生財大道文理語意。毫不  
相接。是豈可連之乎。且也。論好惡一段。多引古書。  
而論財一段。一引孟獻子之語而已矣。二段文辭。  
本自不同。其為錯簡。無可疑者。故今改正之。  
好仁義之德。而惡財利之欲。是君子之道也。亦是  
好惡之義也。不奪民之財。不與民爭利。皆是仁人  
與民同好惡者也。又是能忖度體察民情者也。是  
恕也。此章分好惡義利二大段。而貫之以絜矩。是  
又不可不辨也。又絜矩。以得好惡之公。好惡之  
公。以得義利之辨。三者相仍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人賢。人有土。此有土。地。土。

易乾卦文言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  
予有亂臣十人  
五人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  
臣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  
公旦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  
大顛闢夫散宜生南宮适其又  
謂文母

人有土此有財。穀帛有財此有用。用度  
好賢而用之。惡不肖而退之。是為政之本也。然非  
己有德則不能用有德之人也。孔子曰。德不孤必  
有隣。又曰。同氣相求。同類相應。堯舜之德。可以得  
五人矣。文武之德。可以致十亂臣矣。人君無德。賢  
者晦迹。又焉得致之乎。故曰。有德此有人。人者。賢  
人也。中庸曰。為政在人。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修  
道以仁。又其九經。脩身也。尊賢也。用賢以脩身。脩  
德為先。學庸之言。如合符節。又逸周書。慎備。脫思  
地。土思地慎制。法制思制慎人。賢思人慎德。程是與  
此章相同。

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然上文所主。在好惡。此段  
沈然言之。敬慎躬行。不敢慢易輕忽也。慎獨正心  
而脩身也。明明德也。  
得賢人。則土地人民可得也。得土地人民。則穀帛  
貨幣可得也。得穀帛貨幣。則用度可給。用費可支。  
論語。節用而爱人。又云。年饑而用不足。皆以用度  
用費言。或云。財。謂穀帛。用。謂幣賄。亦通。  
舊本此節。錯在得衆則得國之次。故朱子曰。有人  
謂得衆。有土。謂得國。如不改錯簡。則所解如此。可  
謂妙也。知簡錯之無疑。則此解不可信用。且古文  
所謂。有人無人。以賢人言。左傳。令尹子元曰。鄭有



人焉。莊二十八年又師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潘崇之矇。必無人焉。故也。五年是其徵也。且中庸在人。亦是賢人。此說確不可移。古之聖人。仁者身儉而節用。取於民有制。是故不務財用。而財用自富足。上無掊斂之過。下無彫瘵之憂。上下相安。而國祿繇邇。後之暗主暴君。生長富貴。汰侈為常。而用度不足。於是罷用聚斂之臣。專力財用。如漢武之於桑弘羊。玄宗之於王珣。宇文融。德義掃地。而殘賊之政行焉。大學作者。生于戰國。洞見熟知古今之事勢。故其所說。真千歲之龜鑑也。

自非聖賢。棄德而務財。是古今政治之通弊也。大學作者。有見于此。故治國平天下之章。舉德財本末義利之辨。其言之也。反覆諄諄。真能知治道之要務者也。或以此疑大學。何不達之甚。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承上文有德。則有財。是德為本。財為末。爭民施奪。極是奇峻之語也。使民爭利。施教相奪也。鄭玄曰。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其解不明。朱子曰。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此解精明。或謂。或有缺悞。不知古文也。財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怒而行之。人各得分。則可。

矣。如人君無仁恕之心。而欲己專之。則民起而爭奪。亂之本也。厲王學專利。而蒞良夫非之。周語上厲王說榮公為民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產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產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產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故也。  
孟子曰。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全熙化大學此語者也。孟子所奉。吾是以知大學為子思子之作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財聚于上。則民散于下。財散于上。則民聚于下。財聚者。收斂也。財散者。蒞良夫所謂。王人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亦言布利而懼難。周語上。是也。民散者。離散也。民聚者。詩序所謂。勞來還定安集也。

小雅。雁。雁詩序。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於寧。無不得其所焉。

繫辭亦曰。何以聚人。曰財。雖然。以叛為散。以服為聚。亦可。周易。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乃此義也。

朱子曰。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此解極妙。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客法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主法

鄭玄曰。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君命逆。則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朱子曰。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今按慎言語。上所謂慎德之要務。雖然。其實則是主客

語法上二句無深義。點句法以起下二句耳。與詩之興體同。學庸孟子多用此法。是古文恒例也。孟子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惡言出乎身而惡聲反乎身也。雖然細辨之則出者出乎口也入者入乎耳也。口耳同是身也。貨之出入以府庫言。

恃者恃道也。讐斂奸賦浚剝民財之極。至于民叛國亂。故府庫財貨竭于兵馬之用。雖然未論至于斯。凡聚斂積實專力財用者。多是賤其邪欲供華侈之用耳。故恃入必恃出。若夫廢人之家其久積之。其子散之比。比皆是。吾習見多藏之厚亡。故知

解鮮君子有大道者言得為君子之德之道也

大學之作出于聖知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禮義必忠信以得之大道得命得衆得國得入

得財驕泰以失之大道失命失衆失國失財

孔穎達曰大道謂所由行孝弟仁義之大道也。

大道者禮義也。禮義者修己治人之大道也。戴記

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又曰忠信禮之本也同上

荀子亦言忠信以為質禮義以為文臣道忠信以得

之首非禮義而何。孔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孟子曰

恭敬之心禮也。驕者倨傲自高也。泰者縱肆自急

也。是恭敬之反。然則驕泰失之者非禮義而何。吾

是以知大道之為禮義矣。

三言得失一曰道得則國得國失則失之矣二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三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得道者德也。戴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樂又云。德也。昔得於身也。古之學道者。將以得身也。鄉飲酒義文。言云。忠信所以進德也。論語云。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忠信以得道者。豈非有德君子乎。  
忠信得道之人。乃得天命。而得衆得國也。驕泰失道之人。乃失天命。而失衆失國也。遠應引文王康誥二詩。忠信得道。乃有德君子也。有德則有人。有人有財用。近應君子先慎乎德。朱子曰。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切。其言極是。然其意則不同。吾所解矣。  
引文王參師。得失以衆言也。引康誥。惟命得失以

天命言。此節曰。有大道得失以道言。是最明白而易知者也。或曰。章內三言得失。初言得衆。次言得財。此言得人。是不知讀書之法者也。可笑之甚。言之悖出。悖入者。知必非忠信得道之人矣。貨之悖入。悖出者。知必為驕泰失道之人矣。是承前節之意。如從舊本。則此節承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毫無承接之意。其為錯簡。明白無疑。此節實以大道二字。喚起下文生財大道。主客之法也。雖然。承接照應。極為巧緻。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運是言。唐虞禪讓也。又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大字實天之誤。予別有說。今姑從舊本。其不失國也。

宜哉。左傳哀六年是稱昭王能知天道禍福自己之義。

大道字。經傳有之。與老子不同。不得以此疑大學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四之字指財。

鄭玄曰。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

孔穎達曰。生之者衆者。謂為農桑多也。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為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

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人君能如此。國用恒足。

呂大臨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孟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王制則用之舒矣。

朱子曰。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

三家所解。解得精明。無復遺憾。唯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人君苦用度不給。而悅小人有才諂。

國家之敗。實起于此。是故先言慎德之得賢。而此言理財之有道。其言大道者。言非小人理財聚歛

之道也。唯此數言。實為千歲治財之要道矣。  
賈誼說文帝曰。今背本農而趨末商。食者甚衆。生

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蹙。食  
志又其新書曰。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漢書之飢。作受  
一婦不織。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物力  
必屈。善又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  
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之無飢。胡可得也。薄產皆與此章相發揮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鄭玄曰。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  
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  
富。孔穎達曰。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勞  
役其身。發起其財。

魯語下。晉樂王糾。非貨於穆  
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曰。有貨。不  
衛。梁其也。出。貨。而可以免。子。

朱子曰。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按  
莊子。小人則以身殉利。又云。盜賊死利。於東陵  
之上。同伯夷傳。貪夫殉利。亡身殖貨。朱說得之。  
上文。財散則民聚。是仁者之散財發身也。財聚則  
民散。是不仁者之亡身發財也。鹿臺之財。鉅橋之  
粟。殷紂聚之而亡。周武散之而興。可以見矣。  
孟子。揚虎云。為仁不富矣。為富不仁矣。韓非云。仁  
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八  
三略。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也。軍仁  
者之好施。輕財。古人明言之如此。  
左傳。梁其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服元年。魯語。  
大學原解卷下

杜預。梁其蹇。大  
學原解卷下  
世

滕文公上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趙註古者鄉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士田故謂圭田

新唐書以貨藩身杜佑又云將帥養鬼藩身儀傳或云蒞身與藩身通詩吉蠲為饗天韓詩作吉圭周禮孟子圭田滕文公上文皆潔也是蠲圭潔三音相通書烈風齊物論莊子厲風神農之稱連山氏又曰厲山氏魯語是連厲烈三音相通商頌武王載蒞荀子引詩云武王載蒞致是藩蒞蒞三音相通此說頗妙雖然是實疑蒞身之語而為此說也孟子舜蒞於畎畝之中淮南子伊尹蒞于鼎俎之間記論訓蒞者起也起身也文義固自明白不必與藩通也

未有好仁愛而下不好義敬者也未有下好義其

魯語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帝之號也起於此法以烈山為厲

事君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中庸義者宜也尊貴為大蓋心上敬長義也

為人君止於仁仁者愛下也表記儉近仁論語節用而愛人是也為人臣止於敬義者敬上也中庸以尊賢為義孟子以敬長為義然又言用上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荀子亦曰貴貴尊尊義之倫也大器義之為敬上是可以見矣孟子又言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急於營己而不急於事君是謂之後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感其恩好義以敬其上不敢後君事也其事君事也終者坤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終文言稱之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

代有終也。慎終令終。克終全終之謂。下好義而敬。上則能全終。君事不敢差跌也。其事百事皆然。雖然。此章主理財而言。繫辭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義之屬理財。是其徵也。上儉己而能愛其下。下敬上而能理其財。國用自給。而府庫自實。其財也。仁義之所生。而非聚斂之所得。既無悖入之失。又無悖出之患。故曰。未有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其字指君。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萬章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聚斂之財。本

非君之財。而奪民之財也。是謂之府庫之財。非其君財矣。是故既已悖入。而又能悖出。若夫仁義所生之財。則真君之財也。或云。其財之其指上之仁義府庫之所藏。莫非仁義所生之財也。謂非聚斂劫奪之所得也。其說頗巧。未有府庫之上。加能如此三字。文義最明白。孟獻子曰。畜馬象。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用之利。反為利。以義為利用之利也。鄭玄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也。畜馬象。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



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章句。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

朱子曰。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盜臣。損君之財耳。無大害於國家焉。聚斂之臣。則使君負謗於民。得罪於天。甚則至民叛國亡。實國家之大害也。獻子之言。實千古之嘉言也。雖然。世衰道微。此義不明。盜臣不免必誅。而聚斂之臣。則一時良臣。享卿相之榮。勢傾朝廷。毒流生民。在漢桑弘羊。在唐王珙。常堅。盧杞。裴延齡。在宋呂惠卿。

輔絳之類。皆是也。皆能為天下之禍者也。

農務稼穡之利。商逐販賣之利。在小人固不足責也。治國家者。不知仁義之為利。而專務財利。雖刀之未是爭。如此則民怨神怒。甚則民叛而國亡。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國字對小人之家。爭利。小人之事也。在小人猶之可矣。在君子家國。則不可然。國之一字。極妙。許小人務利之辭也。故下文求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由小人導之也。而又明言務財用者。是為小人之職矣。然則才如桑弘羊。學如王

鄭風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黃  
傳四馬皆黃  
又叔于田乘乘鵠  
毛傳驪白雜  
陳風株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  
我乘駒朝食于株  
左傳二年晉荀息詩以屈產之乘  
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  
杜註四馬曰乘  
左莊二十二年詩曰馳之車乘招我  
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杜  
註逸詩也

論語先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也是大夫乘車之徵  
月令春分  
其肥瘠息耗也  
代冰詩經七月  
夏小正三月左傳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  
月令冬之月水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左傳昭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  
申豐曰雹可御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西陸朝觀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返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宿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札狐雜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敵羔而啓之公始用之也偏則久無怨陽夏無伏陰春無凍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落霜雹瘧疾不降民不夫丸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起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安石亦稟小人之性而生也同氣相求同類相應

用之武帝神宗不可謂非小人也

馬乘之乘四馬也四馬為乘與駟同詩之乘黃乘

鴉叔于乘馬乘駒株左傳屈產之乘年二皆同非

翹翹車乘詩之乘也

予之舊說以乘為車畜馬乘以戴記大夫不造

善車馬為例今改之

大夫乘車伐冰及察字九經談詳之

荀子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

盜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

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

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

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

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

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

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

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王制詩外

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盜

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乘不時雞豚

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

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貧

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可歡而孤寡有可措其手

足也史循吏傳公儀休魯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

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

農士工女安所隲其貨乎董仲舒曰公儀子相魯

之其家見織帛而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

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學對左

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學對左

命云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詩經篇  
自土沮漆江漢篇自召祖命毛傳  
鄭玄曰自用也大傳篇自仁率  
親鄭玄亦曰自用也

鄭玄曰彼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  
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思  
難狃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  
惡之已著也

傳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慶父閔妾  
織蒲三不仁也杜預曰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  
年二 是皆與獻子之言相發揮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彼小人為善之  
財用 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天害人並至雖有善者接  
之善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鄭玄曰言務聚財為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為  
也朱子曰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鄭玄曰彼君  
也極是唯其所解不為義理朱子曰彼為善之此  
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極非  
長國家者疎濶於財利之事是自然之常性也古

今之通理也是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也然則長  
國家而務財用者必由小人導之也然其實則長  
國家者不知謹身節用經節用愛人論之道而必  
侈為常國用不給其弊不得不用論利小人也彼  
君也善如善身孟善天下上同善世文善道論之善  
之字指上之財用彼君以為所用小人善財用之  
政故任之不貳或云彼指上之小人之指上之財  
用言小人之善財用之政也善財用之事是小人  
之天性也亦通小人之使為國家使小人為國家  
也蓄者天災也害者人害也善者善財用之政者  
應上文善之之善也既已使小人握財用之柄秉

國家之政。則內焉屯其膏。鄙吝為務。而仁恩不行。外焉剝其民。收斂為法。而施舍不行。稅政蜂賊。何所不至。於是民窮而怨。神怒而罰。怨恨之氣。上傷和氣。水旱飢饉之災。至焉。盜賊夷狄之害。生焉。至于是。則先之善財用之政者。亦又何用。唯束手而長大息而已矣。使國家之政。至此極者。其唯奢之一字也。使國家之政。不至此極者。其唯儉之一字也。儉之為德。其不亦大乎。

為。古文多與偽通。故金履祥曰。彼偽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大學無此長句。又無此拙句。非矣。朱子曰。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

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小人之使為國家。緩句法也。曰。非馬之正。誓曰。為

異之間。論語曰。子是之學。孟子曰。鳥獸之不若也。三年

曰。鶉鵲之不若也。詩序。凡下之字。則使可在上。字在

下。是古文之法也。

鄭去注周禮云。聖者。通而先識也。能通世道。而有先識之智者。是聖也。是故聖人之言。必有驗于後。孔子曰。畏聖人之言。是之謂也。漢武用桑弘羊。盜賊蜂興。天旱不雨。民皆曰。亨弘羊。則天必雨。大學結末。似生于漢武之時。而記漢武之事。唐之玄宗。德宗。宋之神宗。徽宗之事。亦皆然。大學作者。前識

公孫子問曰...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體  
牛圖子願淵則其體而微故問所  
容曰姑舍是...乃所願則學孔  
子也

之智。可謂聖矣。雖非聖作。稱為聖人之書。亦可矣。  
伊藤維楨以此疑大學。其徒亦稱為龍頭蛇尾。其  
暗世務。而不通古今事理。以是疵瑕孔氏之遺書。  
其又何心乎。

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於此顏  
閔游夏曰。姑舍是。是其眼中。既無七十子。然而其  
於大學則不然。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孟子繼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  
子蒞端。承大學結尾也。以其高峻之氣象。而其  
奉大學。如是其謹矣。是豈無所由而然乎哉。吾故  
以謂大學之書。非子思子為之。則其門人授業於

孟子者之所為也。雖然。非識者。不足與語之也。  
此章之義。初言孝弟慈。推己而及民也。乃絜矩也。  
次言與民同好惡。推人而及己也。其要在得人用  
賢。終言德財義利之辨。理財在仁義節用。而不在  
聚斂。亦是與民同好惡者也。不出推己而及人。推  
己及己之義也。其要在慎德。約而言之。則與民同  
好惡。而不奪其利。又皆絜矩之義也。一章三段。絜  
矩貫之。能如是。則賢者進用。而萬民利安。國治而  
天下平矣。是謂之新民也。又謂之明明德。孝弟於仁義於  
天下也。非學問知止於至善者。其孰能與于斯乎。

右第十二章



水府御藏版垂裕閣法帖 全部七帖

- 第一帖 後漢劉輔碑 後漢張芝 魏鍾繇
- 第二帖 晉王羲之 吳皇象
- 第三帖 晉衛瓘 晉索靖 晉郝愔
- 第四帖 晉謝安 晉楊羲 晉王羲之
- 第五帖 晉王羲之 晉王凝之 晉王徽之
- 第六帖 晉王操之 晉王悅之
- 第七帖 晉王獻之 晉王薈 齊王僧虔
- 第八帖 齊王慈 梁王志
- 第九帖 隋僧智永 唐虞世南 唐歐陽詢
- 第十帖 唐褚遂良 唐陸柬之 唐薛稷
- 第十一帖 唐李靖 唐孫過庭 唐顏真卿
- 第十二帖 唐李邕 唐徐浩 唐顏真卿
- 第十三帖 唐柳公權 唐懷琳
- 第十四帖 唐張旭 唐僧懷素 唐林藻
- 第十五帖 唐杜牧之

五代楊凝式 五代僧彦脩 宋蔡襄

- 第十六帖 宋蘇軾
- 第十七帖 宋黃庭堅 宋米芾
- 第十八帖 元趙孟頫大學帖
- 第十九帖 明祝允明
- 第二十帖 明王寵 明邢侗 明董其昌
- 第二十一帖 明張瑞圖
- 第二十二帖 元趙雍 明李姓 明祝允明
- 第二十三帖 明文徵明 明袁尊尼 明周天球
- 第二十四帖 明陸師道 明王穀祥 明許初
- 第二十五帖 明陸安道 明文彭 明英雲卿
- 第二十六帖 明朱之瑜 明張斐 明僧興儔

此帖後漢劉輔碑以將近明末僧水僧心越書二至マテ  
歷代三家法書真蹟就中ソ通美ナラ撰集メラレタ  
リ向リ坊刻ハ此ニ非ニ採取精博鈎摹織妙剞劂  
良善棟裝ノ工穩各天下ノ選ヲ極メリト云ヘシ實ニ  
文房最第一ノ雅玩ナリ 浮橋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石衛門

土巖堂頒行并製本書目

通纂編 小府御藏版 全一冊  
草偃和言 同上 全一冊

皇朝史略 青山延子先生著 全十五冊

國史纂論 長門明倫館藏版 全一冊

山陵志 水府御藏版 全一冊  
常陸風土記 水府御藏版 全一冊  
讀史餘論 白石新井先生著 全一冊

和泉屋金石衛門

資治通鑑正編 宋司馬溫公編集 全百四十八冊

第一帙 自序表目錄 至漢紀一

第二帙 自漢紀一 至漢紀五

第三帙 自晉紀一 至晉紀五

第四帙 自梁紀一 至梁紀五

第五帙 自陳紀一 至陳紀五

第六帙 自隋紀一 至隋紀五

第七帙 自唐紀一 至唐紀五

第八帙 自唐紀五 至唐紀九

第九帙 自唐紀九 至唐紀十四

第十帙 自唐紀十四 至唐紀二十

第十一帙 自宋紀一 至宋紀五

第十二帙 自宋紀五 至宋紀九

第十三帙 自宋紀九 至宋紀十四

第十四帙 自宋紀十四 至宋紀二十

第十五帙 自元紀一 至元紀五

第十六帙 自元紀五 至元紀九

第十七帙 自元紀九 至元紀十四

第十八帙 自明紀一 至明紀五

第十九帙 自明紀五 至明紀九

第二十帙 自明紀九 至明紀十四

陸宣公奏議	長門明倫館藏板	全八冊	縮臨論語集解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二冊
唐詩別裁	同上	同上	孝經發揮	同上	全一冊
明詩別裁	同上	全三冊	讀禮肆考	敬所猪飼先生著	全二冊
清詩別裁	同上	同上	三書管窺	同上	全二冊
民政要編	同上	全三冊	聽訟彙按	東陽津坂先生著	全三冊
英國志	長門明倫館藏板	全八冊	杜律詳解	同上	全三冊
經世文編抄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三十冊	夜航詩話	東陽津坂先生著	全六冊
清質長壽原輯	拙堂先生評閱	同上	同餘話	同上	全二冊
小書八編	卷帙浩大	同上	月瀨記勝	拙堂齋藤先生著	全二冊
購求	ハヨク容易	同上	高青邱詩醇	同上	全四冊
最	政典制度	同上	五體便覽	勿齋井野先生著	全一冊
筆	古用	同上	譯準笑話	同上	全一冊
ヲ	清朝	同上	頭字韻	清余春亭著	全四冊
			大日本輿地全圖	銅板	全一面
			清名家題林		全一冊

集古法帖

第一帖	醍醐天皇御書	身謙天皇御書	嵯峨天皇御書	後宇多天皇御書	光明皇后佛足石碑	舍人親王藥師寺塔露盤銘	惠美押勝指書	第二帖	空海行書	僧正遍昭書	第三帖	橘遠勢書	首神君指書	藤佐理書	藤行實書	第四帖	小野道風書	第五帖	法隆寺樂師佛骨銘	宇治橋斷碑	元明陵碑	第六帖	空海草書	小野道風書	藤行實書	藤佐理書	第七帖	醍醐天皇御書	大宰府勅書	後光嚴天皇御書	後白河院御書	第八帖	弘法大師書					
及門遺節	止忠會澤先生著	全一冊	豈好辨	同上	全一冊	下學通言	同上	全一冊	紀元通略	簡堂利倉先生著	全一冊	南汎錄	同上	全一冊	從吾所好	同上	全二冊	資治通鑑評	同上	全一冊	讀史劄記同補	同上	全四冊	史肝甲集乙集	同上	全四冊	三律撰要	同上	全二冊	西上記	同上	全一冊	養生錄	同上	全一冊	傳疑小史	履軒中井先生著	全一冊

嚴氏詩緝

此書ハ呂東來ノ詩詩記ヲ以テモトシ諸説ヲ雜采シテ之ヲ發明セリ旧説ノ安カラサル者ハ斯ルニ已ガ立テ以テ深ク詩ノ本意ヲ得ル者ハ斯名物等ニ至テハ考證尤精核トス詩ヲ讀ム此書ニ據ズハ其蘊ヲ發スルコト能ハス



周易正文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二冊

周禮正文 同上

全三冊

禮記正文 同上

全五冊

合刻四書 孝經學記 大學中庸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一冊

孟子正文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三冊

大學原解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中庸原解 同上

全三冊

先生經學ニ大功アルハ天下ノ驚服スル所ナリシノ經解數ト部アリテ此書ハ其一ナリ古今諸注家ノ紕繆ヲ訂シテ先聖ノ秘蘊ヲ發明シ學庸注解ノ書多シト云ヒ此書ノ如クハ精確ナルハナシ學者ノ最モ貴重スベキ書ナリ

大學原本釋義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論語考二編 宇士新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經傳ノ子文凡ソ論語ノ意ニ涉ルモノハ旁引曲証ノ精詳ヲ極ム學者ノ考鏡ヲ資ケテ最モ裨益アルノ珍編ナリ

論語一貫 兼山片山先生著

全五冊

先生近古最ノ考証家ニシテ清朝諸大家ノ影響アリ元祿享保ノ學ノ謬誤ヲ一洗シテ一家ノ學ヲナス儒者必讀ノ書ナリ

趙註孟子 全四冊

後漢ノ趙岐臺卿ノ解スル虞宋ノ程朱以前ニシテ別ニ見處アリ新注ヲ讀ム人マツコトヲ披覽セサルベカラズ

三經談 晴軒太田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論語孟子周易ノ疑義ヲ明ラカニ辨シテ學者講經ノ一助タラシム且錦城先生晚年ノ定説ヲモ記載シタルハ凡經談ト相參考ニテ最モ裨益アルノ書ナリ

仁說三書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洙泗仁說一貫明義仁說要義ノ二書ヲ合刻スルモノ也先生數十年ノ精カク窮メ發明スル處ヲ此書ヲ著ス故ニ其說精詳確當古今未發秘蘊ヲ啓クト云ベシ附錄論語ノ衍文誤字等ヲ考(經傳)同語異義等數則ヲ舉示ス學者實ニ得寶トスベシ

疑問錄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程朱ノ學ク大意ハ聖人ニ詭ラザレトモマ其老佛ニ混雜スルモノハ道ヲ害スルニ近キアリ先生積年其疑ナルモノヲ甄別シテ疑正セリ學者ニ大功アル書ニテ讀書家ニ必貯スベキ編ナリ

歸正漫錄 安井真祐先生著

全一冊

宋明名儒數輩ノ佛老ノ害ヲ論ゼシテ諸書ヨリ涉獵シテ記出ス異端ノ邪路ニ迷フ者ヲ正シキ儒道ニ歸リ入ラシム

左傳補註 清惠棟著

全六冊

日本州名紀元 全一冊

三餘偶筆 清左暗春谷著

全八冊

經史ノ謬ヲ弁シ說文ノ字誤イフモノ未發ノ奇說ニテ其辨論簡明ニテ讀一倦々知見ヲマスノ益少カラス學者ニ大功アル書ナリ

童子通 山本蕉逸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訓點讀方ノ直ニシテ覺易キ方ヲ示シ且言簡ノ端ニテ人ノ朝ヲ受ガレ心得ソノホカ初學ノ用心盡シ漏ス一ナシ

朱子年譜略 高宮由章著

全一紙

四王合傳 清無名氏

全二冊

吳三桂 耿仲明 子繼茂 尚可喜 子之信 孔有德 孫廷齡

武功紀盛 清趙翼先生著

合刻

鄭將軍成功傳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全十六冊

此書清乾隆帝翰林學士沈德潛撰其學蓋アル一世ノ知ルコトナリ然レ今又山陽賴先生増評ヲ掲ケ且校點ヲ加ヘ名詩リ初學者読易キニシテ實ニ作家有用ノ新篇ナリ

宗忠簡文鈔

全二冊

岳忠武王集

全一冊

陳龍川文鈔

全四冊

訥庵大橋先生校 卷一書 卷二中興論 卷三酌古論上 卷四酌古論下

楊叔山全集

全四冊

錦城文鈔

全一冊

太田才助著 先生筆カフ揮ワレ正當ノ確論ヲ撰ル或中四代礼樂辨ト山添唯知解ノ論語中二箇ノ秘蘊ヲ啓テリ

它山存稿

全四冊

四詠唱和

全一冊

仰齋館先生著 唐陸龜蒙皮日休二大家漁樵酒茶ノ唱和ヲ集メテ列シタルナリ

聯珠詩格箋注

全五冊

天民大窪先生著

晚唐十家絕句

全三冊

柳灣館先生著 杜牧 許渾 趙嘏 李群玉 温庭筠 薛能 皮日休 陸龜蒙 吳融 韋莊 右十家ノ七言絶句ヲ集ム

甌北詩選

全三冊

清趙翼先生著 大窪詩佛 而先生開 同部補注

甌北詩話

全四冊

天民忠山向先生校 趙翼先生學問博達清諸家ノ巨擘ナリ此書唐宋元明清朝ノ諸名家ノ詩ヲ評論シ及其履歷顛末ヲ考究シテ精詳該博トス從前詩話ト同日ニ論スベカラサルナリ

鳳鳴集

全三冊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先生ノ詩集若干卷アリ此書ハ其大絶中殊ニ佳境ト稱スル者ヲ集メ先生軋越ノ打ツテ旁ラカク詩學ニ用ニ唐宋諸家ニ求テ窺ハル處ト故ニ其此與深奧ト田ノ詩家ノ作ノ大ニ其趣ヲ興ニス學者玩味シテソノ作意ノ妙ヲ知ルベキナリ

善庵詩鈔

全二冊

篋中集

全一冊

詠史絕句

全二冊

善庵朝川先生著 姜湖卷先生著 教齋守田先生著 此編ハ本邦諸名家集ニ就キ其詠史絶句係リタルモノヲ取テ和漢ニ拘セズ盡ク輯録シタル集ヲ初學ノ士詠史ノ眼ヲ開キ識見ヲ長スル好著撰ナリ

悟憲詩話

全二冊

詩學韻海

全二冊

大典禪師著 世ニ初學作詩ノ爲ニ設ルノ書多シトイヘバ韻字ヲ用ユルノ例ヲ悉ク論シタルモノナレバ大韻字ノ下ニ解ラレ又唐ノ元稹白居易等ノ大家ノ集ヨリ長韻ノ詩ヲ格出シ古人ノ集句ヲ載ヒタルハ是ニ據テ其用例ヲ搜索セバ益々鮮ナカラズ

新定詩語碎金

全一冊

新定詩韻碎金

全一冊

琴臺東條先生著 談鋒寶鏡 克民荒井先生著 此書ハ平日錦城先生ニ関ク處及ヒ後世隨筆中論ナル處ヲ割記シテ學者博識ノ資トス又小説ノ奇事奇談等載タレバ大ニ看ル人ヲ悦バシム 駱駝考 它山堤先生著 全一冊 梧坡教諭 錦城先生附言 克民先生著 全二冊 世教勸戒ノ意ヲ主トシテ旁ラ故事古書ヲ引テ証明シタル梧憲漫筆ニ類シテ又別ニ捷徑ヲ開キタル珍書ナリ

譯解笑林廣記

全二冊

遊戯主人纂輯 漢土ノオロシハナシニシテ面白キコトカギリノ書ナリ俗語バカリニテ讀ガタキニ合テ解計釋ヲカヘ誰ニテモヨメ安クシレリ且俗語小説ヲヨミ習ヒトスルニハ漢土ノ人情ヲ知ラズハ解スルニ能ハズ此書ニハイカナルモ悉ク漏サズル故ニヨク人情俗態ニ達スルニ妙ナリ故ニ俗語ヨム人捷徑ニシテ開ベカラザル書ナリ





產科發蒙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ハ妊娠中ノ諸症臨産ノ經驗治方ヲ悉ク擧ゲ且産論翼ノ備ハラザルヲ補テモ萬古以來醫書ニコレナキ所ヲ發明シ又阿蘭陀難産ノ圖ニテハ翻譯シテ審示且家秘ノ妙方ヲアラハシタレバ其治療ニ益アルコト擧テ數フベカラズ医ヲ業トスルモノ一日モ此書ナク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傷寒啟微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傷寒論ノ諸註家未タ言ハザル所ノ奧義ヲ發シ瘟疫ノ傷寒ト同病トシテ辨明シ且傷寒金匱ノ書ノカニテ症ニ臨テ足ラザル所ノ治方ヲ唐宗以來ノ醫書ニ撰ラビ又經驗スルトロノ症ニ定テハ並ニ十陣丸ノ方ヲアゲテ治療ノ物トシ今治療スルニ其益甚多クシテ人ヲ濟スニ深切ナル書ナリ新定スルトロノ諸方又死症ヲ發明スル杯ノ妙處ニイタリテハ實ニ仲景ノ羽翼トイフニ多シ

兼用方機

小本

全一冊

此書ハ東洞先生ノ作ヲ金匱傷寒ノ方ニ機變妙用アルヲ記セリ是先生常用ノ方劑ニシテ臨病機變活用ノ書ニキタリ且散劑兼用ノ法ニ載セシムルハ初學ノ治方ニ益トナルベシ

徽蘊新書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古ヨリ難治ノ癩病ヲ先生燒針ヲ刺シ斑猫ヲ以テ毒ヲ去ル事ヲ發明シ千古以來コレナキ治術ヲ萬世ニ傳ルルヲ又梅毒ノ治法此書ヲ能ク及履シテ讀トキハ如何ナル難症ニテモ治セザルハナシ實ニ天下第一ノ奇書ナリ

青囊瑣探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先生ノ漫筆ニシテ人戒トナリ又初堂ニ學業ヲ勤メ人情ノ免レサル所ヲ記シ且奇効アル秘方並ニ甲斐ノ徳本ノ經驗十九方ノ主治藥方ヲ擧ク醫家ノ重寶ナル書ニシテ又俗家ニテモ是ヲヌストキハ發憤シテ北年ノ益トナシ多シ

靜儉堂治驗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先生數十年來ノ治驗百中ノ一ヲ悉クシ置レタルヲ集メテタルナリ病者ノ姓名註所前医ノ治方又ハ自己ノ興ヘタル劑ノ効アル効ナキヲ包ムトクカ、又麻疹ノ經驗方肝症ノ治方並ニ弟子大森氏ノ治方十餘條ヲ記シ又衆医ノ治スルノ能ハザル奇疾ヲ治シタル等國字ヲ以テカレタルハ實ニ後進ノ有益ノ書ナリ

觀聚方要補

柳村多紀先生著

全二冊

右前板世ニ行ハレバ又ニ其間差錯アルヲ感入近歲宋集ノ金外臺等相踵テ出ルニ從ヒ是ニ於テ補訂ヲ加フ點數一モ遺誤ナシト云フヘシ

內科秘錄

東軒本間先生著

全十四冊

療治知要

同上

全五冊

醫方纂要

同上

全五冊

同分註

同上

全七冊

保嬰須知

同上

全二冊

經穴撮要 東軒本間先生著

全一冊

皇朝醫林談

同上

全七冊

藥室雜識

同上

全三冊

日新醫談

同上

全三冊

影刻宋本傷寒論

明趙開美原本

全四冊

世ニ流布スル所ノ宋本傷寒論ハ方坊間陋列ニ趙氏原本ト其板式大ニ異ナリ故ニ誤謬錯脱頗ル多シテ確徵ヲ取ニ足ラズ且私意刪略アリ其舊稿ト失スルニ至ル令始テ趙氏原本ヲ得テ此ヲ影摹シ是ニ於テ北宋本ノ真面目瞭然トシ復世ニ顯ハル其精校佳刻トシ海内ノ善本ト謂フ

明倫歌集

安、慎徳館藏

全五冊

卷之一 君臣 卷之二 父子

卷之三 夫婦 卷之四 兄弟

卷之五 神祇 國體文武拾遺

瘍科秘録

素軒本間先生著

全十二冊

華岡翁ノ遺教ヲ述ベ又先生ノ自カラ發明  
スルトコロノ術ヲ加ヘ瘍科ノ治法ヲ論ズル  
ノ書ナリ初メニ疥癬ヲ正シ病目ヲ論ス  
次ニ脈證ヲ説キ瘡瘍ノ變正輕重死生  
等ヲ詳ラカニス終ニ禁方秘術ヲ載ス實  
ニ瘍科ノ全書ナリ此書ヲ熟讀シテ治  
療ヲ施ストキハ起死回生ノ功ヲ立ツベシ

續瘍科秘録

同上

全十冊

此編日新發明ヲ旨ト爲シ脫疽血瘤舌疽陰疽  
翻花瘡等ノ和漢必死ノ症ヲ未嘗テ其治法  
ヲ得ル者無シ今實驗シテ全効ヲ收メ其治法  
詳ニ其他新驗ノ奇病異疾ノ因ヲ著シ又前編  
ノ缺如ナル瘡淺患ノ雜ニ補首ニ實ニ  
瘍科大全ノ書ナリ

痘疹不承人方論

明朱隆子著

全一冊

歷代名醫一覽

雄門先生著

全一冊

增補 廣篤兒藥性論

洞海林先生譯

全十八冊

世ニ藥性ヲ論ル翻譯ノ西洋書多シ雖其或ハ採集法  
濫ニシテ冗雜無用ノ事多ク或ハ探品寡少ニシテ用ニ  
出ラズ或ハ體裁宜シカラズニテ檢閱ニ便ナラズ故ニ  
用藥ノ要領ヲ得テ治療ノ大體ヲミルニ難シ然レニ  
此書ハ體裁最宜キヲ以テ一見スルニ其要領ヲ得テ  
大體ヲ知ルニ足ルヤ藥品ノ收最精詳ニシテ雜ラズ  
家ナラズ實ニ藥性ヲ論スル書此右ニ出ル者ナリ

日本大黃考

靜守清水直著

全一冊

簡易養生記

悟窓活先生著

全一冊

此編急平ノ病者ト被テ或ハ考毒小毒アリ  
大ノ毒ニ出ル所ニシテ或ハ大毒トシテ不  
備長方策ニ浮景ハ勿論田父野老ノ傳ヲ云々  
トモ痛字ハ便宜ニ走テ撰テ學之又活字ノ秘  
ヲ方付をあげた社左右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秘傳重寶記

西面指 折本

此書病大者重具外平生心置キテ近キ如素  
ト記シ又ハ不服ルモノハ油ヲ以テ活或ハ車中  
獨ニ急病ト感シテ不レ不レ不レ不レ不レ不レ

增補 男重寶記

高井蘭山先生著

全五冊

日本宗廟伊勢やくと日光山 神林と書  
ベシトシテ神像伊三と云フ法皇ノ系傳ニ區行  
板行ニシテ支ナシ極至用ノ支ナシトモ男重寶  
也日用重寶ノトモあむ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增補 女重寶記

同上

全五冊

女ノ重寶ナリ此書支ナシ極至用ノ支ナシトモ  
男重寶ニシテ支ナシ極至用ノ支ナシトモ男重寶  
也日用重寶ノトモあむ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子孫繁昌記

手島堵菴著

全一冊

此書夫ら君臣父子夫婦の徳はより五事の  
徳也を旨トシテ孝悌忠信の道を明  
ク示シテ家ヲ治スルノ法ハ何トモナリ修身  
齊家と第一トシテ子孫に教ムル要  
書ニシテ益益甚大ナリ

農民夜話

全一冊

農家調寶記

蘭小高井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大地百ノ料理ヲ由來ナリトシテ百姓  
家ニ出ル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檢地ニ年貞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  
久農方男女婚嫁ニ式ハ心ニ以テ小々々々

農家調寶記附録

大藏永常著

全一冊

此書ハ田不増主ナリ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の世方トモ云フ也且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の種教ホモ云フ也且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小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農家調寶記續録

同上

全一冊

此書ハ續録トシテ前書ニ接シテ時時時時時時時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補增 年中用文大成 臨泉堂先生著 全一冊

補增 紅梅用文章 同筆 全一冊

書頭 通俗用文章 全一冊

補增 女諸用文章 御家橋正教筆 全一冊

狂歌道算筆早學 重田元著 全一冊

農家用文章大全 同上 全一冊

笑戲自知錄 伴田陳人著 全二冊

露盤獨稽古 山本三著 全一冊

實語教童子教證註 根鷲草著 全一冊

古狀揃證註 蘭山高井翁著 全一冊

御成敗式目證註 同 全一冊

源平古狀揃證註 蘭山高井翁著 全一冊

實語教童子教首書無點 全一冊

同 首書兩點 全一冊

今川童蒙解 全三冊

好文古狀揃首書無點 全一冊

文貨古狀揃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古狀揃講釋 蘭山高井翁注 全一冊

大日本國郡附 西面指 全一面

萬國地球全圖 西面指 全一面

諸國道中條准 西面指 全一面

泰平年代記 西面指 全一面

同 全一冊

今川童蒙解 全三冊

好文古狀揃首書無點 全一冊

文貨古狀揃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古狀揃講釋 蘭山高井翁注 全一冊

同假名附 全一冊



御成敗式目首書繪抄	全冊	相生百人一首	全二冊
同 假名附	全冊	同半紙本	全一冊
同 抄	全冊	同女今川入	全一冊
庭訓往來無點	全一冊	長雄女今川	全一冊
弘文庭訓往來 <small>臨泉堂書</small>	全一冊	女今川千代見種首書繪入	全一冊
教讀庭訓往來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全一冊
千字文首書繪入兩點	全一冊		全一冊
百姓往來假名附	全一冊		全一冊

京都三系通外屋川	出雲寺	文次郎
同 東洞院通三系上	村上	勘兵衛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	河內屋	喜兵衛
同 安樂寺町	秋田屋	太右衛門
同 久松寺町	伊丹屋	善兵衛
尾州名古屋町丁白	水樂屋	東四郎
江戸日本橋通丁目	須原屋	茂兵衛
同 浅草寺町三丁目	須原屋	伊八
同 日本橋通三丁目	山城屋	佐兵衛
同 同所	須原屋	新兵衛
同 芝神明所	岡田屋	嘉七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	金右衛門
		版

